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二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易二十六

楊氏簡慈湖易解

十卷

存

已易

宋志一卷

存

易學啓蔽

未見

簡自序易解曰夏后氏之易曰連山連山者以重艮爲首商人之易曰歸藏歸藏者以重坤爲首周人之易曰周易以重乾爲首周禮太卜之官曰其經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其卦之重也久矣先儒謂文王

重之非也孔子之時歸藏之易猶存故曰之宋而得坤乾焉於戲至哉合三易而觀之而後八卦之妙大易之用混然一貫之道昭昭於天下矣而諸儒言易率以乾爲大坤次之震坎艮巽離兌又次之噫嘻末矣一者易之一也一一者易之一一也其純一者名之曰乾其純一一者名之曰坤其一一雜者名之曰震坎艮巽離兌其實名易之異名初無本末精粗大小之殊也故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子思亦曰天地之道其

爲物不貳八卦者易道之變也而六十四卦者又變化中之變化也物有大小道無大小德有優劣道無優劣其心通者洞見天地人物盡在吾性量之中而天地人物之變化皆吾性之變化尚何本末精粗大小之間雖說卦有父母六子之稱其道未嘗不一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君子小人之所日用者亦一也惟有知不知之分爾

趙彥㰍己易後序曰先生挈古聖所指以詔學者遂

成此書知有此書者衆好者鮮彥慽事先生舊矣頃丞吉水邑士曾定遠篤信好學久藏此書一日携示彥慽曰先生推明心量之大使人讀之萬理備具思與朋友刋諸版俾彥慽書於後噫定遠其有得於先生之言乎

曾熠己易後序曰楊先生己易曩先生宰樂平時嘗加改訂熠得其本因謁知丞趙公是正之鋟木以貽同志或者猶謂先生復有所改近趙公爲轉致諸先

生之前而先生不復加損則此爲定本矣夫六經論語之書言天下之義備矣廹孟氏興而復出性善養氣之説自孟氏没更秦歴漢以至於今前聖之意隱然而未發者乃有横渠之西銘雖然西銘之意認天地爲一家而已易一書悟天地爲一己其流行發見精蛹畢備厥功益大學者誠能沉潜而反復之其於一理渾然之中知其萬物森然莫不具在反諸吾身覺其機之動而體驗推放之雖馴造聖賢之域可也

胡一桂曰己易一卷只作一大篇自包羲氏一畫陽一畫陰論起至八卦六十四卦爻辭大要謂易者己也以易爲書不以易爲己不可也桐江詹阜民子南刻之新安郡齋

館閣續録簡字敬仲慶元府慈谿人乾道五年進士及第嘉泰五年除著作郎為將作少監

宋史簡以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致仕所著有冠記昏記喪禮家記家祭記釋菜禮記己易等書

張雲章曰敬仲象山之高第易傳不無了義然於中正之道則戾矣已易大意以爲易者己也隂陽者己之變化耳目者己之日月仁義禮知者己之四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己之八卦也推而行之則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在於我可謂易簡而不待外求矣其書只作一大篇

王氏炎讀易筆記

宋志八卷通考九卷

佚

易數稽疑

佚

炎自序筆記曰未有書契之初羲皇首畫八卦文字生焉則易之有書由有畫也畫以數起數之用於占者世雖未之能學至其本元河圖起於天一地二而變於九六七八天一之畫竒其數以太陽之九地二之畫耦其數以太陰之六蓍之用衍以少陽之七七

卦之重定於少陰之八八此學易者所托也捨象則理不著矣捨畫則象不明矣故三畫爲八卦六畫爲六十四卦畫變則象異畫不變則象同象有體而理無迹也有體則顯無迹則隱本隱以之顯聖人立象之意也即顯以索隱學者觀象之方也文王猶懼後人未能有見故發其凡於卦之彖周公又本文王之旨著其變於卦之爻爻彖之詞具而於象與理可以見其端倪矣雖然聖人之經或言約而旨博或語密

而義深讀者未必遽了非文王周公故隱而不發也
開其端於言之中而存其意於言之外欲學者深思
而自得之則象所蘊蓄義味深長可玩而不可厭也
尼父生知之聖也而讀易韋編三絶且曰加我數年
則於易道彬彬矣十翼訓釋不憚辭費學者豈得易
言之哉秦焚古文字易以卜筮之書幸存此天地鬼
神之所護持以詔來世而自漢以來易道不明焦延
壽京房孟喜之徒遁入於小數曲學無足深誚而鄭

玄虞翻之徒穿鑿附會象既支離理滋晦蝕王弼承其後遽棄象不論後人樂其說之簡且便也故漢儒之學盡廢而弼之注釋獨行於今然木上有水爲井以木巽火爲鼎上止下動爲頤頤中有物爲噬嗑此四卦雖弼不能削去其象也夫六十四卦等耳豈有四卦當論其象六十卦可畧而不議乎弼之言曰筌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所以在兎得兎而忘蹄言者象之筌也象者意之蹄也捨筌蹄無以得魚兎則

捨象求意弼亦知其不可而猥曰義苟在健何必乾始爲馬類苟在順何必坤始爲牛是未得魚兎先棄筌蹄之說也或者知象不可去既不能盡通又不肯闕所不知則爲之說曰易之有象猶書有譬喻詩有比興也象不可去亦不必泥得其意足矣此與弼說無異亦未為確論也夫易三聖人所盡心也立義深於詩書而措辭嚴於春秋書之有譬詩之有比惟意所之初無定旨易象反是以奇耦之畫摹寫天地萬

物之形似而寄於六十四卦之中一卦六畫畫有此象聖人即著之於辭畫無此象不泛然旁引曲取也豈得執詩書比喻爲例哉前輩嘗有疑其不然者故於象數求之加詳然掇拾先儒舊説嚼糟粕之餘失甘香之味其所發明無幾耳炎讀易三十年不得其門而入歲在辛亥始脱爲縣之厄明年歸自中都僑寓古艾杜門却掃尋繹舊學久之若有所悟譬猶往來熟習於山海之間雖未能手探其玉然寳氣所在

或望而見之因釋然笑曰觀六畫之象而未合於爻彖之辭是未得其象也觀爻彖之辭而未合乎六爻之象是未得其辭也象與辭未能融會而曰得聖人之意其中否特未定也管蠡之見何足以窺測高深本之於畫驗之於辭對觀互攷二者如合符契則筆記之其未達者闕焉以爲聖經不可易知固不可强通也而河南邵氏曰畫前有易删後無詩不特以象爲可忘且併以畫爲可遺其說高矣易而可以無畫

但不知三聖人盡心於此以垂世立教者其旨果安在也或曰然則易盡於畫乎曰易者變也其變始於乾坤天地闔闢一乾坤也吾身動静亦一乾坤而畫能盡之乎自乾坤而上不可以象求以通變而不窮者命之曰道藏用而不測者命之曰神力獨而無對者命之曰太極而畫能示之乎雖然無畫而可以體易伏羲文王之事也有畫而後可以語易學者之事也不訟周公尼父之辭而曰吾求易於六爻之外此

係風捕影之類而炎則不敢已矣將以此得罪於傳道之賢掊未可知也將以此見取於好古之君子亦未可知也　又進表曰韋編淵永非淺識之能通斧扆天高覬邇言之致察妄陳末學上凟聖聰竊以道載於經易爲之祖馬圖示象犧畫成文首開天地之秘藏微顯帝王之妙用六爻以變乃分西伯之二篇八索既除迭有東家之十翼發揮不隱垂示無窮幽至於行乎鬼神顯足以措諸事業遭秦虐政僅爲卜

筮之書在漢諸儒未達乾坤之縕末流浸甚本旨俱亡雖竭心思各持臆見京孟失之譎詭是為讖緯之端王韓矯以清虛偏雜老莊之說紛紛如是泯泯至今欲扶正學以示人亦有先儒之名世然繫辭精矣可信而翻疑且互體昭然當詳而反畧或說明而義淺或語約而理偏通於數者不及翫辭釋其辭者又迷立象自出新意乃捭闔以為奇兼述舊聞復支離而多鑿微臣何者獨學無師念先人老死於窮閻以

經術竊傳於諸子因斯憤悱晚益鑽研味微言於六十四卦之中望先聖於數千百年之上參之衆說折衷良難斷以己私覬門何敢闚朝華之易謝歎芳木之方芘卦有畫則其象俱存象有意則非辭莫達是謂以蠡而測海烏能得兎而忘蹄幸世道之交興逢聖明之有造微如爝火何裨日出之輪動以震風亦發地鳴之籟茲螽伏遇皇帝陛下體乾精粹用貢文明比附得民鼎新凝命悅親有道率由豫順之和接

下思恭務盡謙光之美升羣賢而交泰育萬物以由頤節不傷財旅無留獄飭法於豐亨之後除戎於萃聚之時善皆出於中孚動不聞於小過以成大有之盛而消未濟之憂行三聖之所傳莫非自得笑九師之甚陋安用多談尚蘄盛德之日新不恃成能之天縱亹亹政機之少暇孜孜經緯之多聞既知矣而重知故聖焉而益聖仰望虎生而文煥學兼極於高明俯惟馬老則志專見終慚於精博第大道或存於稊

稈而先民亦采於芻蕘成篇頗極於辛勤敷奏覬塵於乙覽持周璞而過鄭賈本自堪嗤用燕說而談郢書或能偶中

館閣續録王炎字晦叔徽州婺源人乾道五年進士及第慶元五年除著作郎六年為軍器少監

陳振孫曰炎嘗以上下經觧進表作十卷今但六卷并繫辭二卷爲八闕説卦於象數頗有發明

胡一桂曰雙溪讀易筆記十卷總説象例在前經傳

皆有觧

戴表元後序曰易以象爲書而理附焉亦猶人之有是耳目口鼻四體然後可以論其視聽言動云爾而世之言理者先去象不知去象則理於何所附而存哉漢之易林存者惟焦氏一家士大夫占筮多用之其餘京房孟喜諸人之學竊意王弼注未行時必且家有其說一時以好惡廢棄而千載之下遂茫然不可復攷予爲之恨恨久矣然亦疑古聖人之爲此書

何緣止於卜筮最後乃得新安朱文公本義啓蒙於程邵外時時出入沙隨漢上而一斷以占法上不失絜静精微之教而下可通吉凶鬼神之故於是盡舍他學而學之令又得雙溪王公筆記其說以畫起象以象明理又謂雜物撰德興於中文而互體不可廢又謂麻衣非直河圖非錯之類討論講貫又在文公鄉閭師友間幾於鶴鳴而子和也語曰僂不必同同於適足味不必同同於適口語不必同同於適理學者

取其大要而姑置其小疑云

程敏政曰文公與王直卿書有偽學之禁前此劉元秀力薦王炎作察官之語今考雙溪傳及家集雙溪未嘗作察官也豈别一王炎世以其名姓之同而誤歸之雙溪耶審爾則受誣甚矣

林氏栗周易經傳集解

宋志三十六卷

存

宋史林栗字黄中福州福清人紹興十二年進士除兵部侍郎朱熹以江西提刑召爲兵部郎官既入國門未就職栗與熹相見論易與西銘不合栗遂論熹太常博士葉適上封事辯之侍御史胡晉臣劾栗罷知泉州又改明州卒謚簡肅

栗自序曰臣聞易之爲書肇自伏羲演於文王成於周公賛於孔子雖經秦火無所失亡極四聖之精思發三才之妙理其指若遠而甚近其辭若奥而甚明

其象與數若怓詭而不可知而皆顯然著見於生民日用之閒殆不可以須臾離者然其爻象反覆上下周流惟變所適故謂之易葢取變易為義也自漢以來言易之家千塗萬轍於易之一字巳有三說曰變易也不易也簡易也是豈所謂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者乎昔之制字者葢以日月合而成文亦取晝夜變通之義云爾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伏羲尚矣文王演之周公成之故謂之周易猶書言周書禮云周禮

而已孔子讀易至於韋編三絶且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其可以易言之哉近世諸儒湛思未至燭理不明乃欲舍羲文之畫掮周孔之辭至於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一切不取而自以其意言易之義是猶即鹿而無虞也其能有得乎哉古者簡編重大故六十四卦析爲二篇上篇三十下篇三十四其多寡不齊者非取諸卦取諸畫也卦出於象象出於畫八卦之畫三十有六六十四卦之象亦三十

有六剖而分之各十有八十有八者蓍之變也揲之所以成卦也上篇之象十有八其為卦三十下篇之象亦十有八其為卦三十有四是非私智之所能議矣錯而成之十有八綜而言之則三六之數也易始於三成乎六三者乾之畫也六者坤之畫也是則爻象之所從起而變化之所由生也文王周公孔子三聖人者於此盡心焉學者不本乎是而言易妄也臣故紬繹經傳述其指觧而為之序　又進表曰臣聞

古聖開先河洛有圖書之出明王在御鳳麟爲郊藪之游刱兹易象之昭埀宜作治朝之瑞應臣栗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伏羲畫卦肇陰陽奇耦之形西伯重爻演仁義剛柔之吉辭至周公而大備法從尼父而益彰言其變化則範圍髙厚而不遺語其機緘則橐籥生靈而無間煥乎父子君臣之懿範卓乎禮樂刑政之宏模秦人以爲卜筮之書幸逃灰燼漢世雜於讖緯之學幾至湮淪粤從魏晉以來迤至隋唐

之際談象數者率由穿鑿論性情者悉本虛無其或推明人事之端奈何刋落聖心之畫晉宗輔嗣捨繫辭序雜以無傳唐尚希聲攟文言彖象而不取是皆忘本以齊末何自尋流而探源空存隱賾之辭莫測形容之擬寧期末學得與斯文有太極以生兩儀灼見混成之理覆四象而爲八卦具存一定之規以此而觀象則象乃可觀以此而玩辭則辭皆可玩亶由天造非出人爲載惟洪範九疇之陳與夫黃石一編

之記儻匪聖神之應運曷臻穹壤之效祥恭惟皇帝陛
下濬哲生知成能夙就究極三才之藴奥發揮四聖之
精微酬廣厦之諸儒言皆破的接大廷之多士意以忘
筌惟德業與日以俱新故道術為時而競出臣之固陋
學則覼縈初乏師承探索何殊於聾瞽忽如神授鑚研
方得於端倪雖未能造詣於幾深然頗亦貫通乎倫類
回覩衆説殆似宵行老矣頁暄徒自言炙背之快心乎
嚮日寧復存衛足之思惟殫夙夜之勤敢希晝日之遇

所有周易經傳三十二卷繫辭上下二卷文言說卦序雜本文共為一卷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大衍總會圖六十四卦立成圖大衍揲蓍解共為一卷總三十六册謹隨表上進淳熈十二年三月　又貼黄曰臣昨陳乞修寫劄子係以周易爻彖序雜指解為名今来竊自維念三聖人所垂經訓先設卦畫次繫彖辭即爻象二字不爲該備及覩孔子所賛有彖象繫辭文言說卦即序雜二字亦未能槩舉今故仍春秋之例以三聖所垂之經與孔子所

賛之傳總謂之周易經傳集解繕寫進呈其間有犯
廟諱及御名者並依經傳本文不敢改易只令書不
成字覆以黃紙伏乞睿照四月三省同奉旨書付秘
書省令學士降敕書奬諭
敕林栗省所上表進周易經傳集解等共三十六冊
事道載六經亶爲明備易更三聖尤號精微繫訓傳
之滋多有簡編之可考卿才猷俊茂器識高宏縣深
造於淵源務旁周而綜彙昔究麟經之藴茲明羲畫

之傳惟三統本於春秋仍通大衍之用且九章列於洪範亦參八卦之分乃能備繹始終兼該表裏會萃篇圖之富包羅象數之全給札而詔尚書已光於俟國賜璽而免太守益重於文儒爰布温言以旌篤學允懷殫洽良用歎嘉故兹奬諭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玉海淳熙十二年四月知潭州林栗進易經傳集解三十二卷繫辭上下二卷文言說卦序雜本文共爲

一卷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大衍總會圖六十四卦立成圖大衍揲蓍解共爲一卷總三十六册詔付秘省

勑書奬諭

朱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是聖人作易綱領次第黄中乃以六畫之卦爲太極中含二體爲兩儀又取二互體通爲四象又顛倒看二體及互體通爲八卦若論太極則一畫亦未有何處便有六畫底卦来兼若如此却是太極包兩

儀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意思不同矣

陳振孫曰黄中淳熙中表進其書末卷為六十四卦立成圖言聖人以八卦重爲六十四未聞以復姤否泰臨遯變爲六十四也以辨邵堯夫朱子發之説其與朱侍講違言以論易不合為朱公所闢也

胡一桂曰林氏周易經傳集解三十二卷文言説卦序卦雜卦本文共爲一卷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大衍

總會圖六十四卦立成圖大衍揲蓍解共爲一卷淳
熈十二年乙巳表進付秘書於説象及文義處多有
可采只是於象數之源畫卦之大綱領自不能曉
董真卿曰林氏易其説每卦必兼互體約象覆卦爲
太泥耳時楊敬仲有易論黄中有易解或曰林黄中
文字可毁朱子曰却是楊敬仲文字可毁
按福清林黄中金華唐與政兩公皆博通經
學而一糾朱子一爲朱子所糾其所著經説

學者遂置不問與政之書無復存者黄中雖有易觧而流傳未廣恐終泯没然當黄中既逝勉齋黄氏爲文祭之其畧曰嗟哉我公受天勁氣為時直臣玩羲經之爻象究筆削於獲麟至其立朝正色苟咈吾意雖當世大儒或見排斥著書立言苟異吾趣雖前賢篤論亦不樂於因循觀公之過而公之近仁者抑可見矣論者固不可以一眚而掩其大醇也

勉齋爲文公高弟而好惡之公推許之至若是然則黄中之易其可不傳抄乎

袁氏樞易學索隱

宋志一卷

佚

易傳解義

佚

周易辨異

佚

易童子問

佚

宋史袁樞字機仲建安人權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以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作易傳解義辨異童子問等書藏於家

朱子曰機仲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僞作夫以河圖洛書爲不足信自歐陽以來已有此說然終無奈顧命

繫辭論語皆有是言不可得而破除也

經義考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二十八至三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張敦培

謄錄監生臣曾際平

經義考卷二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易二十七

張氏栻易說

十一卷

未見

陳振孫曰侍講廣漢張栻敬夫魏忠獻公浚之長子

當孝宗朝以任子不賜第入西掖者韓元吉劉孝韙其入經筵則栻也

董真卿曰栻字敬夫南軒先生廣漢人謚宣公易說十一卷乾坤闕學出五峯胡氏以周程爲宗

程氏迥易章句

宋志十卷

佚

周易外編

宋志一卷

存

古易考

宋志一卷

未見

古易占法

宋志一卷

存

迴自序占法曰迴甞聞邵康節以易數示吾家伯淳伯淳曰此加一倍法也其說不詳見於世今本之繫辭說卦發明倍法用逆數以尚占知来以補先儒之闕庶幾象數之學可與士夫共之不爲讖緯瞽史所惑於聖人之經不爲無助也昔陸績讀宋忠太玄曰太玄大義在揲蓍而仲子失其指歸雖得文間義說大體乖矣迴亦以是論易

宋藝文志序孝宗時程迴作易考十二篇别爲章句

不與經相亂

陳振孫曰程迥可久撰其論占法雜記占事尤詳迥嘗從喻樗子才學登科仕至邑宰及與前輩名公交遊多所見聞故其論頗有源流根據古易考十二篇

闕序卦傳

胡一桂曰康節百源易實古易也沙隨蓋本諸此而篇第與二呂氏合只以文言在繫辭之前為不同耳

董真卿曰迥字可久號沙隨睢陽人登隆興元年第

嘗爲德興丞以女妻董㷆卒老女家今墓在焉外曾孫壽民諆表章之初祠邑庠朱文公爲書沙隨先生之祠六字文公嘗稱迥爲愷悌博雅君子作古易考曰上篇曰下篇曰彖上曰彖下曰象上曰象下曰文言曰繫辭上曰繫辭下曰說卦曰序卦曰雜卦凡十有二篇與康節百源易次序同易書之外有春秋顯微例目

吳澂曰沙隨先生經業精深朱子多取其說於朱爲

丈人行故朱子以師禮事之

浙江通志程迥寧陵人靖康之亂徙居餘姚嘗受經學於嘉興聞人茂德嚴陵喻樗

趙氏彥肅復齋易說

六卷

存

復齋先生行實曰先生名彥肅字子欽第進士掌寧國軍書記調秀州推官移丞華亭攝縣於是孝宗皇

帝執三年喪既御練冠矣宰臣周必大奏先帝上賔羣臣未有行方喪如古者宗室彦肅聞其自始聞喪溢粥疏食以至於今孝宗歎曰宗室中有若人乎顧謂皇太子識之差監權貨務都茶塲以内艱歸朱文公入侍經幃以告趙忠定公以寧海軍節度推官起之而先生已病矣慶元二年卒先生有廣雜學辨士冠禮昏禮饋食圖為文公所稱其論易徽與文公不同然傾嚮屬望愈益切至其没也文公哭之慟曰趙

文爲人令豈易得先生嘗曰先聖作易有畫而已後
聖繫之一言一字皆自畫中来譬如畫師傳神非畫
烟雲草木比也故先生說易不離象數而義理具足
焉
朱子曰趙子欽易說爲說太精取義太密或傷簡易
之趣
喻仲可跋曰易說六卷復齋趙先生所述也是書觀
象玩爻無一字外来研精覃思無一辭苟發出自胸

臆無一句襲蹈前人者葢先生篤志於道壯歲有覺盡棄舊俗惟易是究其探賾鉤深簡嚴精切自他人數千百言不能該者纔約之以數語書雖不多一生精力實於此乎在疾且革仲可入省先生力疾起曰余病中見處甚有進始知平時之言無一句用得亦無一句用不得嗚呼先生所造固不滯在語言文字間矣卒後二十有六年郡太守莆陽許公取是書刊焉命仲可識其後因識其啓手足之語以諗觀者

許與裔跋曰余聞復齋先生趙公之賢久矣假守嚴陵既逾年公之門人喻仲可始攜其所著易説六卷見過余肅觀之其體察也精其推研也審其措辭不苟其析理不浮蓋深窺乎爻象之變而洞達乎陰陽之情者也嗚呼如公之賢而無後余懼其久而或泯因屬喻君校勘刋置公之祠堂與志學者共之併以公之行實大槩刋附於後俾来者有攷焉

項氏安世周易玩辭

宋志十六卷

存

安世自序曰大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讀易之法盡於此矣易之道四其實則二象與辭是也變則象之進退也占則辭之吉凶也不識其象何以知其變不通其辭何以決其占然而聖人因象以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變則今之讀易所當反覆紬繹精思而深味者莫辭若也於是

作周易玩辭慶元四年歲次戊午秋九月　又自述

曰嘉泰二年壬戌之秋重修周易玩辭十六卷章句

粗定因自歎曰安世之所學蓋伊川程子之書也程

子生平所著獨易傳爲全書安世受而讀之三十年

矣今以其所得於易傳者述爲此書而其文無與易

傳合者合則無用述此書矣世之友朋以易傳之理

觀我書本末條貫無一不本於易傳者以易傳之文

觀我書則未免有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之怒知

我者此書也罪我者此書也

館閣續錄項安世字平甫江陵人淳熙二年同進士出身紹興五年除校書郎慶元元年添差通判池州陳振孫曰安世當慶元中得罪時寓謫居江陵杜門潛心不出諸書皆有論説而易爲全書其自序以爲讀程易三十年此書無一字與之合合則無用乎此書矣世之君子以易傳之理觀我書則本末條貫無一不本於程氏者以易傳之文觀我書則恐有西河

疑女之誚大抵程氏一於言理盡畧象數而此書未甞偏廢程氏於小象頗欠發明而此書爻象尤貫通葢亦徧考諸家斷以己意精而博矣

樂章後序曰易說以玩辭名葢識其居閑所作也繫辭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平庵項公昔忤權臣擯斥十年杜門却掃足迹不涉戸限耽思經史專意著述成書數篇此其一焉逮兵端既開邉事告急公被命而起獨當一面外禦憑陵内固根本成就卓

然皆是書之力也則知公動而玩占措諸事業應變不窮蓋動静不失其時者矣豈直曰玩其辭而已哉

嘉定辛未歲閏二月

馬端臨序曰易有聖人之道四變與象居其二焉自義理之學大明而變象之説幾晦先儒欲究其弊則曰聖人當時自可别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来世何用假託卦爻爲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愚嘗以爲變之説不一有隨時之變如彖象小象文言繫辭各自一

義是也有逐爻之變如六九七八陰陽老少是也有逐卦之爻如剛柔往来互體飛伏是也彖之說亦不一卦畫之象陰陽奇耦三畫六斷是也有大象之象天地風雷山澤水火是也有說卦之象乾為馬坤為牛乾為首坤為腹之類是也至簡要者隨時之變也至支離者逐卦之變也至精微者卦畫之象也至瑣碎者說卦之象也必研究其簡要精微者而不拘泥其支離瑣碎者則曰象曰變固無非精義至理之所

寄也豈有二哉平菴項公玩辭一書義理淵源伊洛而於象變之際紬繹尤精明暢正大無牽合附會之癖公嘗謂必徧通五經而後歸老於是且自言窺其門墻而未極其突奥令將盡心焉則是書必暮年所著家有善本先公嘗熟復而手校之方塘徐君掌教初菴以是書鋟梓學舍俾贅語其編尾輙誦所聞大德丁未

徐之祥序曰予幼嗜易祖程傳宗本義諸儒訓解中

取平菴項氏玩辭熟讀精思道德性命之原開物成
務之故一出於竒耦往来不窮之變曰象與占隨時
取義玩辭可知先生此書不特有裨於程子七分之
傳當時往復問學朱子之門其於本義多所發明惜
書成於本義二十年之後朱子未及見也集賢初菴
傅公以易學經世被遇殊休俾其徒黄棠創建精廬
嘉惠後學經府傅寵中獨缺此書予過梧翁先生馬
公考學得所藏本乃咸淳乙丑禮部貢院所㸃校敬

鋟諸梓與朋友共使家藏而人誦之予之志也大德

丁未

虞集序曰周易玩辭者江陵項公安世平甫之所著也其言以爲大傳曰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道雖四而實則二變乃象之進退占乃辭之吉凶聖人因象以措辭後學因辭而測象是故學易者舍辭何以哉項公以其玩於辭而得之者筆於書使後之學者因其言皆有以玩於前聖之

辭而得焉此項氏著書之意也嗟夫天不言生聖人而代之言故曰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藴因卦以發微卦聖人之精藴殆不可悉得而聞然卦象未有語言自非明智何以知之中古聖人以其憂患之心因卦立言暢於周公究於孔子首尾具完皆所親定所謂精與藴者後世因得以推見焉令夫生乎千載之下而仰觀於千載之上以凡人之資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茍得於聖人之一言即爲天之命已

矣況乎三聖人之言廣大悉備雖歷歲久遠遭時喪亂亘千萬古而與所謂卦畫者略不可有所磨滅豈非天乎後之立言豈有加於此者志於學者誠不可舍此而他求已愚是以深歎項公之爲知言漢晉以来治易之師其言猶有可見而於四聖人之意未知其何如也及乎邵子周子之生易道益中興焉邵子以先天心學著爲成書不必麗乎經傳而極天地之妙通萬物之情三聖人以降未之或先而學者鮮或

知之周子之圖亦不必求同於易象而理則不二所謂通書者皆所以通乎易者也因卦以立辭者如乾損益家人睽復无妄蒙艮之說僅見如大畜等卦當時已不得聞獨賴河南程子親得其宗以其成德之能事附於三聖人之書而言之非直傳註而已也自其學而推之以極其至則天人之際豈有間哉嘗聞之能盡其性者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故曰知其性則知天矣茍知天矣則天地

之故鬼神之迹事物之雜豈待於考索推測而後通之故程子有言不盡意者誠有望於後世學者自有得於聖人也朱子發明象占本義多約程子之言而精之云爾故學易之士於是得其端緒而不差焉項公實與朱子同時當時則又有江西陸先生者各以其學為教又有聰明文學過人之士興於永嘉項公嘗從而問辨咨决焉其遺文猶有可徵者朱項往来之書至六七而不止其要旨直以程子涵養須用敬

進學則在致知之說以告之於是項公之學上不過於高虛下不陷於功利而所趨所達端有定向然後研精覃思作爲此書外有以采擇諸家之博聞內有以及乎象數之通變奇而不鑿深而不迷詳而無餘約而無闕庶幾精微之道焉其書既成而朱子殁矣自叙其學皆出於程子而其言則不必皆同也是可以見其講明之指歸矣近時學易君子多有取於其說豈徒然哉然而爲是學者自非深求於程朱之說

而有所憤悱於缺塞則亦不足以知項氏之功也集至壯歲至好此書每取其説以與朋友講習今淮西廉訪僉事韓君克莊好古博雅學道愛人嘗以禮樂貢於有司而不及奏有旨俾居成均勤苦數載有人所不能堪者逮文宗皇帝臨御日開延閣以待天下之士乃特召見得與論思之次一時謂之得人持節淮壖至於江上取是書於篋俾齊安郡學刻而廣之益歎乎學者之不多見是書也不鄙謂集退老林下

庶乎困學之不敢忘俾敘其説焉嗚呼内聖外王之
學不明於後世而爲治者以其知力之所及而行之
不無其效至若與天地同流者則何有哉昔邵子有
言曰學於里人而盡里人之情學於鄉人而盡鄉人
之情學於國人而盡國人之情學於古人而盡古人
之情學於天地而盡天地之情如此則可以玩辭觀
象而得之世有斯人哉
董真卿曰安世號平菴著周易玩辭十六卷又有項

氏家説十卷其第一卷説易餘及諸經史

趙氏善譽易説

宋志二卷

佚

宋史善譽字静之太宗之後乾道五年試禮部第一累遷大理丞潼川路提刑轉運判官

樓鑰誌墓曰善譽所著易説晦菴朱先生一見欣賞以為擴先儒之未明順正郭先生序之謂貫三才之

理於其中一諸儒之說於其外

陳振孫曰善譽為潼川漕進易說每卦爲論一篇

馮椅曰趙自謂一意孔子之易本畫卦命名之意參稽卦爻彖象之辭以貫通六爻之義而爲之說

胡一桂曰宋朝宗室前此未有推明易學者蓋自善譽始

李氏呂周易義說

佚

閩書李呂字濱老光澤人幼從學於從父郁晩見朱文公於廬阜遂爲講學之友呂學甚富尤深於易每言易在識時權之以義苟非真知義之所在而喜言變反害於易矣

石氏𪗋周易解

佚

朱子作墓誌曰吾友石君子重居天台臨海縣擢進士選授福建路安撫司幹辦公事差監登聞檢院除

將作監主簿尋改太常請奉祠知南康軍事所集周易大學中庸數十卷

丘氏義易說

佚

姓譜羲字通濟又字子野建陽人隱居不仕與朱熹友善熹書芹溪小隱扁其堂楣作詩序贈之

邵氏𢑀讀易管見

佚

金華志邵囦字萬宗蘭谿人淳熙八年進士授郴州教授攺潭州朱子薦其學行晚由楚州倅奉祠家居名其堂曰令是所著有曲禮王制樂記大學中庸觧五篇及讀易管見等書

吳師道曰吾鄉先輩宋南渡後如邵公囦應公鏞深究經學邵於易禮記應於易書禮皆有論著成書邵即朱子集中所稱長沙博士以張宣公三家禮範及釋奠儀式刻之學官者也

經義考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十九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易二十八

楊氏萬里誠齋易傳

宋志二十卷

存

萬里自序曰易者何也易之為言變也易者聖人通

變之書也何謂變葢陰陽太極之變也五行陰陽之變也人與萬物五行之變也萬事人與萬物之變也古初以迄於今萬事之變未已也其作也一得一失而其究也一治一亂聖人有憂焉於是幽觀其通而逆繹其圖易之所以作也易之爲言變也易者聖人通變之書也其窮理盡性其正心修身其齊家治國其處顯其傺窮其居常其遭變其參天地合鬼神萬事之變方来而變通之道先立變在彼變在此得其

道者蚩可哲愚可淑眚可福危可安亂可治致身聖賢而躋世泰和猶反手也斯道何道也中正而已矣惟中為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爲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萬變通此二帝三王之聖治孔孟顔子之聖學也後世或以事物之變為不足以攖吾心舉而捐之於空虛者是亂天下者也不然以爲不足以遁吾術挐而持之以權譎者是愈亂天下者也然則學者將欲通變於何求通曰道於何求道曰中於何求

中曰正於何求正曰易於何求易曰心愚老矣嘗試與二三子講之二三子以爲愚之言乎非也愚聞諸先儒先儒聞諸三聖三聖聞諸天　又後序曰六經至夫子而大備然書非夫子作也定之而已耳詩非夫子作也删之而已耳禮樂非夫子作也正之而已耳惟易與春秋所謂夫子文章者歟昔者伏羲氏作易矣時則有其畫無其辭文王重易矣時則有辭無餘辭至吾夫子起乎兩聖之後而超出乎兩聖之先

發天之藏据聖之疆把彼三才之道而注之於三絶之間於是作彖辭又作小象之辭又作文言之辭又作二繫之辭又作說卦之辭又作序卦之辭又作雜卦之辭炳然蔚然聚此書矣其辭精以幽其旨淵以長其道博以重是書也其緼道之玉府範聖之大鈞也歟韓起聘魯見易象而喜曰周禮盡在魯矣當是時豈易之書惟魯有之歟抑諸國皆有而晉未有歟宜其見之而喜也然起所見者羲文之易而已未見

夫子之易也見羲文之易其喜已如此使見夫子之易其喜又當何如哉令乃得見韓起之所未見嗚呼後之學者一何幸也子貢在三千七十子之中其科在乙其名在六其不在升堂入室之間乎然嘗歎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之易書非性與天道之言乎而子貢獨不得聞者豈歎之之時此書未作歟抑已作而未出歟令乃得聞子貢之所不得聞嗚呼後之學者又何幸也每謂聞而知不若見而

知葢聞者疎見者親聞者略見者詳也見子貢之歎則見而知者反不若聞而知者歟然則學者之羨子貢又安知子貢之不羨學者也嗚呼學者又何幸也

館閣續録楊萬里字廷秀廬陵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淳熈十六年除秘書監紹熈元年為直龍圖閣江東運制

陳振孫曰寳謨閣學士楊文節公當淳熈末爲大蓬論思陵不合去及韓侂冑用事召之不至自次對遷

至學士閒開禧出師不食而死

董真卿曰誠齋先生易傳二十卷淳熙戊申自序其子長孺申送易傳狀云自淳熙戊申八月下筆至嘉泰甲子四月脫藁閱十有七年而後成書嘉熙元年奉旨給劄其家抄録宣付秘閣其說本之程氏而多引史傳事證之

吳澂跋曰誠齋楊先生易傳板本行天下久矣王若周得其草藁有序及泰否二卦凡先生親筆改定之

處此初藳為審獨初名外傳而後去外字余謂當從其初葢易之道廣大悉備無所不包程子被之於人事所謂一天下之動者由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至此極矣朱子直謂可與三古聖人並而為四非過許也楊先生又因程子而發之以精微之文間有與程不同者亦足以補其不足然皆推行易道之用而經之本旨未必如是人以國語為春秋外傳非正釋經而實相發明今先生於易亦然故名曰外傳宜

鄭希聖跋曰右誠齋易乃舊本鬻書客潘生所售余者置諸三家村芭蕉林中讀書處時至大二年己酉端陽日

陳櫟曰誠齋本文士因學文而求道於經學性理終非本色其作易傳用二十年之工力亦勤矣文極奇說極巧段段節節用古事引證使人喜動心目坊中以是書合程子易並行名曰程楊二先生易傳實不當也胡雙湖本義附錄纂注無半字及之可見楊傳

足以聳動文士之觀瞻而不足以使窮經之士心服

楊士奇曰吾鄉楊文節公著易傳二十卷宋理宗嘗詔給札其家録進宣付秘閣當時已板行而其藁前百餘年尚藏楊氏元季之亂所存無幾矣此小畜同人大有三卦公族㪚所藏皆公手筆其中有一二處竄定而重録者至今二百餘年楮墨如新誠可寶也公與晦菴先生交遊有講論之益先生平居論人物於公極推重而未嘗及此書者蓋書成於先生既沒

之後也此書本程子其於說理粹然而多引史傳為證程子以易為人事之書晦菴先生嘗論之矣而公自序此書惟中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萬變通至矣哉其不易之言也

朱良育跋曰楊萬里誠齋易傳二十卷自淳熙戊申至嘉定甲子凡十七年始脫藁前後序文皆公手筆其說本之伊川而多引史傳事證葢象數之學蔑聞焉嘉熙元年臣僚申請得旨給劄其家抄録宣付秘

閣此本紙札精好真三百年物也書後有元人鄭希
聖題字在至大二年己酉距今二百八年矣予得之
祝希哲希哲得之朱性甫性甫得之南園俞石澗先
生家藏嗚呼凡法書名畫流傳人間君子付之煙雲
過目無所係戀真名言也是果人之玩物追慕古人
感慨繫之正德十一年夏四月
張時徹序曰賈大夫淇以明易起家進士出宰洣水
未及期月休嘉四圼典衡以爲良徙令吾鄞政理之

暇則過涵碧之堂而論易焉曰程朱皆大儒也而説理不同孔子六經之祖也而朱子之説間於十翼殊旨其義何居張時徹曰難言哉難言哉昔之説易者葢莫如孔子矣其言曰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又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豈曰專於卜筮云乎葢易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處常而常處變而變處順而順處逆而逆處内而内處外而外處小而小

處大而大以明天道以察地理以辨物宜以正人紀蓋無不備於斯矣是故君得之則能為君臣得之則能爲臣父得之則能爲父子得之則能為子夫婦長幼朋友得之則能為夫婦長幼朋友用之家則家齊用之國則國治用之天下則天下平非是物也陷阱施於跬步干戈伏於房闥而弗之知也欲以承惠迪之麻而臻化理之績庸將能乎故曰加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聖人猶爾而況其他乎乃其所稱

曰吉曰凶曰利曰不利凡以别臧否之迹判從違之的修之宿昔而徵諸事為云爾非專受命於蓍策值某卦某爻則爲吉為凶值某卦某爻則為利為不利聽倉卒之鬼神而昧於趨避之素者也春秋之時國君以之定筴卿士以之决疑罔不神而明之其見於左傳者可稽也秦燔詩書而易獨以卜筮得免俗儒習之轉相師授異說漸𡕒至以讖緯雜之而四聖之心荒矣是易幸以卜筮而存亦不幸以卜筮而亡耳

朱子一洗前陋力爲疏解易道庶幾復明而猶泥於卜筮詳其詞旨似專用於占者而不及於未占者此其於稽實待虛之義何如哉間有不遵十翼之旨而自爲論繹如元亨利貞孔子以爲乾之四徳而朱子以爲大通宜正頤卦之辭孔子以為所養自養而朱子以為養徳養身此類頗多益愚之所未解也嘗得楊誠齋易傳而讀之以十翼解經以理明辭以事證理益豁然有契於衷曰斯所謂開物成務冐天下之

道者乎斯所謂有君子之道四焉者乎惜也宋朝取而藏之秘閣而不顭布於天下令之學者知有程朱之易而不知有楊氏之易斯易道之所以未大明也賈大夫曰其然乎其然乎淇閒之也遡黄河者窮其源睇泰華者陟其巔沿流而往歷趾而升則漁樵猶必資之而况先儒之言所由以明聖人之經者乎請梓而行之以廣公之志可乎余曰可哉遂次其荅問之語而弁之嘉靖四十二年九月

郝敬曰楊誠齋說易每爻引一古人作證以此爲初學舉一隅則可欲執此證前易所失甚多

徐乾學曰楊寶學傳易以中正立而萬變通為易之指歸立說多本之伊川而雜引史傳為證其書自淳熙戊申至嘉泰甲子經十有七年而成此本為其門人張敬之校刻元人鄭希聖題識猶存又有正德中吳郡朱叔英跋尾流傳有自蓋宋槧之精者

曾氏種大易粹言

宋志十卷或作七十卷

存

橦序曰伏羲以前理具而畫未形伏羲以後畫形而理遂晦至文王周孔始有辭後人當使言與心通理因辭見明行明事然後爲得甚者以象為本以數為宗以卜筮爲尚可恠也闕吾根於性理者哉淳熙乙未夏五月橦代覔龍舒因與二三僚友語及先生之學皆欣然有得謂橦曰易道益生生不窮未嘗拘泥

胡可不傳遂相與裒伊川諸家嘗發揮大易之旨者明道伊川横渠廣平龜山兼山白雲合七先生集爲一書目之曰大易粹言攷其説雖小有不同要其終則歸乎一致板之以傳使夫後之學者由是可以知仁義道德之説性命禍福之理君臣父子之大致詎不爲無補易曰先天而天弗違龜山載邵堯夫詩亦有畫前元有易之語葢七先生之所宗先生之學畫前之易也學者宜究心焉淳熈二年九月

程九萬跋曰是書之成所惠於後學多矣夫學莫不有宗後之學者皆失之學琴有譜學弈有數彼業一技者且然而况於學道者乎吾聖人闡道之微以詔後學悉具於六藝煨燼之餘惟易為全書故昔人號易為六藝之原有志於道德性命之學者可不出入其門而探其奧乎捨是不用吾力而欲求夫徑造頓悟之説幾何而不胥為異端也盖自胚腪於羲發露於文而大彰明於夫子道妙所在内外之不偏廢終

始之無有二致由是而充之可以處貴賤可以達死生漢儒休咎灾異之證寖害道之甚者寥寥千百載間有伊川二程先生者探三聖之用心與一時諸公講究至到可為學者據依然猶病其文字之間見帙籍之散漫令公會而通之貫而一之誠有功於聖門端不止於裒集而已學者於是而得其所宗矣書成遂述前日語以書於末云淳熙四年正月

李祐之跋曰昔伊川先生發揮大易之旨獨止於六

十四卦而繫辭無傳學者惜之惟當時諸公之所講究間見層出亦足以補其遺闕然編帙散漫猶病焉祐之蚤獲遊溫陵曾公之門公平居議論必及於易而伊川之學尤所篤好故嘗以親愛白雲之說合伊川兄弟而下共爲七家欲鑱之而未能也洎来舒郡出以相示且俾訂證其非是期與同志共之凡涉書七十有五種爲字四十五萬有竒義多互見辭或重出而後伊川之易無遺恨之歎噫公之用心也益深

而人之獲利也亦博矣於是乎書

張嗣古跋曰右大易粹言前太守曾君種命郡博士方聞一所裒輯者也雖七家之書不無淺深異同之論然攷其師友淵源則皆自伊洛中來學者得此書而萃觀之則淺深異同之際乃吾所用力之地苟能窮其所已言以求乎至是之歸體其所未言以造乎自得之實則知隂陽五行升降上下無非天理流行之妙而畫前之易當在吾心而不在書矣豈徒以廣

耳目聞見而已哉歲久板漫滅不可讀因念刋書之難復為之修改七百三十有六板凡二十六萬一千五百九十有四字以與學者共之亦以無忘曾君之美意云嘉定癸酉五月望

陳造曰粹言載諸公所得深者參舉而互備此板在舒州已就漫漶予修之遂為佳本

趙希弁曰大易粹言七十卷總論三卷集明道先生程顥伯淳伊川先生程頤正叔橫渠先生張載子厚

廣平游酢定夫龜山楊時中立兼山郭忠孝立之白雲郭雍子和之說也舒守曾穜序

王應麟曰淳熙二年曾穜裒程顥頤張載游酢楊時郭忠孝雍七先生之說為大易粹言凡十卷

胡一桂曰大要主理義不及象數

董真卿曰曾穜集七家解名大易粹言七十三卷淳熙二年序

李氏燾周易古經

八篇

存

易學

宋志五卷

佚

中興館閣録李燾字仁父眉山人黄公度榜進士淳

熈三年正月除秘書監三月權禮部侍郎

燾自序曰周易古經八篇并吕氏晁氏後記各一篇

謹案元豐五年正愍呂公徵仲始釐析王輔嗣篇第別定爲十有二如劉歆六藝略首所列施孟梁丘三家者刻板置成都學官於文字句讀初無增損建中靖國元年景迂晁生以道又輯諸家異同或斷以己意有增有減篇第則倣費長翁未解輔嗣未注以前舊本獨并十二爲八耳呂晁各出所見初不相祖述亦猶李敏仲與王子雍殊隔而傳易書詩禮其指歸則暗合學者必貴自得大抵如此呂氏於卦爻彖象

繫辭並分上下自咸以後爲下經下彖下象自八卦成列以後為下繫而文言乃次下繫晁氏俱不分上下更以文言先繫辭餘同呂氏令八篇次第實從晁氏總名周易古經則從呂氏若晁氏但名古周易也或疑孔子有因爻辭而申言之若無所損益於其辭之義者甚衆盍合而觀之也若别而觀之殆無可疑故讀書必别其合者合其别者一合一别則其義過半具前矣晁氏專主北學凡訂故多取許叔重說文

觧字陸德明音義僧一行李鼎祚陸希聲及本朝王昭素胡翼之黄贅隅輩所論亦時采掇嘉祐以後獨否朋友相與講習自得辨其失得云

吳仁傑曰漢藝文志十二篇古經也纔一見於此魏晉以後便自失之隋氏藏書最備亡慮八萬九千卷有奇唐開元麗正殿所藏亦八萬五千餘卷皆不著錄國朝文物之盛一時儒宗嗜古者衆古文斑斑間出如孝經尚書學者昔未所覩因司馬文正呂汲公

遂大傳於時於是古易有呂氏書又有晁氏書刋於成都宜春兩郡李仁甫侍郎嘗合二氏之說刋焉令復出此編世遂有三書矣後進坐眂前修無能為役何敢妄出意見而易則古易也亡一字加損縣故有學事加奉自仁傑之来一切以資公家迺取為工木費并二氏篇第顛末三君子後記刻置諸校官

周氏燔九江易傳

九卷

佚

燔自序曰易有經有傳文王之卦辭周公之爻辭經也仲尼之彖象傳也其卦則文王之所重也伏羲始作八卦即自重之謂文王重之爲六十四非也三代皆有易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與今周易卦名相同則夏商以前巳有重卦無可疑矣仲尼將聖也其言宜爲經而謂之傳何也以其訓釋經旨故謂之傳班固曰孔子晚

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絶而爲之傳即彖象文言等是也又王弼易卷首尚題乾傳泰傳之名陸德明謂是夫子十翼以傳述爲義則經之與傳不可不分若合而言之同謂之經可也古文易書經自經傳自傳各自分帙不相參入後人取彖象散入卦爻之下使相附近欲學者易曉而今之易經傳相配自鄭康成王弼始亦如引書序各冠其篇首自孔安國始取詩序冠於篇首自毛公始分經之中與傳之年相附自杜

預始取其便於解經而已惜乎先儒分之失其次序列卦彖於彖曰之後而在六爻之前上無所承下無所據六十四卦皆有此誤諸卦彖曰有七其一為卦彖其六爲爻彖而坤稱彖曰者八獨乾卦稱彖曰者一首尾錯亂全與他卦不同以彖曰承无首吉之下則元亨爲爻辭所隔矣以潛龍勿用承自强不息之下則卦爻二象合爲一矣分潛龍勿用於動而有悔之後則小象與前爻不得相屬矣分乾元者始而亨

於乃見天則之後則文言與前段不得相屬矣由卦辭多義又深微故差失次序比他卦爲甚葢不知仲尼之意因世次爲先後讃以彖象不可易也卦自伏羲之所畫也故贊之以卦象如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也卦首諸辭文王之所繫也故贊之以彖如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是也爻下諸辭周公之所繫也故贊之以爻象如曰潛龍勿用陽氣潛藏是也故卦象當承本卦之下在彖之前今進卦象於前而

後彖次之爻象又次之文言又次之至於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以下乃夫子問答之辭最次於後諸卦之爻象皆可以分配六位之下唯乾六爻仲尼三申其義不可分也故併以三節明之於是經傳始各得其歸趣矣伏羲畫卦初無語言文字億載之後文王周公得以繫其辭不失伏羲之本旨者有象存焉故易之道本不可以言辭傳以言辭傳易者聖人之不得已也慮後世浸遠學者失其傳而不能有所入

也若三聖不措一辭則六十四卦殆爲虛設當委棄廢絶不復見矣故知學易觀象為本而傅之以文演之以數於是易道幾無餘藴乃非特彖象失其次序又諸儒從前皆誤以九六爲隂陽以七八爲闕夏商易並於總論言之詳矣今將易傳凡彖象文言曰等比經皆低一字使學者知其爲傳非有高下之意也若爲之注解則將經傳連文而疏注解於其下不害其為尊聖人也又説卦卷首昔者兩段差誤在此

今已附入繫辭上下篇自天地定位以下乃為說卦首章欲見聖人專說八卦之物其次乃序六十四卦之時以雜卦終焉繫辭分章小有差者亦隨而正之庶幾於聖人之道有小補云

王應麟曰古易五家呂大防十二篇晁說之并十二為八睢陽王氏東萊呂氏各定為十二篇周燔又改更次序

經義考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三十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易二十九

吳氏仁傑古周易

宋志十二卷

未見

周易圖說

宋志二卷

存

集古易

宋志一卷

存

仁傑自序曰易與天地並未有文字先有此書自伏羲畫八卦以貞悔之象重之爲六十四時則有卦有象而無辭始卦之重占以定體文王作彖總論其義

謂卦不足以盡吉凶之變廼附著變爻及覆卦之畫以演其占時則有彖有爻而未有爻辭周公繼之於爻畫覆卦之下皆繫辭焉而易上下篇之文始備孔子承三聖為十翼以贊易道彖象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是也謂之易傳彖象繫辭夫子所自著也文言以下弟子記夫子之言也按汲冢書有周易上下篇而無彖象繫辭陸德明釋文孔壁所得古文傳為十翼而不言經然則十翼之作其初自為篇簡不與

易經相屬此冢壁所藏所以各得其一歟漢田何之
易其傳出於孔氏上下經十翼離為十二篇而解者
自為章句此古經也又有費直易亡章句崇文總目
序云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按鄭康成
易以文言說卦序卦合為一卷則文言雜入卦中康
成猶未爾非自費氏始也直本傳云徒以彖象繫辭
十篇之言解說上下二經蓋解經但用彖象繫辭漢
書本誤以之言字為文言耳十篇云者史舉其凡直

之學似於每卦之後列彖象繫辭去其篇第之目而冠傳字以總之正如杜元凱春秋解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而經自經傳自傳也然彖象繫辭之名一沒不復汨亂古經則始於此劉向嘗以中古文校施孟梁丘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由是諸家之學寖微於漢末而費氏獨興康成因之遂省六爻之畫與覆卦之畫移上下體於卦畫之下而以卦名次之移初九至用九之文而加之爻辭之上又

以彖象合之於經而加彖曰象曰之文今王弼易乾卦自文言以前則故鄭氏本也以高貴鄉公淳于俊問對觀之於時康成所注雖合彖象於經而所謂彖象不連經文者猶在及王注易則康成之本謂孔子賛爻之辭本以釋經宜相附近及各附當爻每爻加象曰以别之謂之小象又取文言附於乾坤二卦加文言曰三字於首若説卦等篇則仍其舊别自爲卷總曰繫辭自是世儒知有弼易而不知有所謂古經

矣原三經之學初欲學者尋省易了日趨於簡便而末流之弊學者遂廢古經使後世不見此書之純全與聖人述作之本意可勝嘆哉然則天下之事務趨於簡便者其弊每如此可爲作俑者之戒也隋經籍志序謂秦焚書易以卜筮獨存唯失說卦三篇後河内女子得之按今說卦乃止一篇故先儒疑易文亦有亡者不得爲全書又說卦之文每及於彖象繫辭必以聖人稱之先儒謂此非伏羲文王周公之作然

十翼之書復有所謂彖象繫辭其名相亂學者疑焉仁傑按史稱孔子晚而好學讀之韋編三絶而爲之傳顔師古曰傳謂彖象繫辭之屬則知伏羲文王周公之作固曰彖象繫辭而十翼所謂彖象繫辭乃其傳也費氏本有傳字故王弼於每卷必以首卦配傳名之音義釋上經乾傳云傳謂夫子十翼又釋繫辭上云王肅本繫辭上傳由此言之十翼所謂彖象繫辭并不與伏羲文王周公之名相亂古經益曰彖傳

彖傳繫辭傳也今易指孔子彖辭為大彖而以釋爻辭之文爲小彖者案易固有大小之彖焉大彖指八卦八物之彖所謂八卦以彖告立彖以盡意如乾爲天震為雷之類說卦載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蘇文忠公謂古有是說孔子從而釋之者是已小彖指六十四卦八物相配之彖所謂彖其物宜是故謂之彖八卦成列彖在其中如雷在天上大壯之類孔子所著彖傳是已然則今大彖當曰彖傳小彖乃孔子所

謂釋爻辭者當曰繫辭傳也夫孔子釋爻辭之文謂之繫辭傳則周公爻辭曰繫辭可矣歐陽公曰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爲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本專指爻辭爲繫辭蘓文忠亦謂以上下繫爲繫辭則失之矣然孔頴達以爲繫辭通指卦爻之辭言之不專指爻辭是不然按說卦言繫辭者六其一曰繫辭焉以明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此不待言而明者其一曰立象以

盡意設卦以盡情偽繫辭焉以盡其言此歷舉三聖之作象謂伏羲六十四卦之象卦繫謂文王周公彖辭爻辭繫辭也其一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龔深甫侍郎云繫辭焉而命之所以明爻也其一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正義曰四象謂七八九六按七八即爻之不變者九六即爻之變者然則此章所指亦爻辭也其一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言設卦所以觀象繫

辭所以明吉凶云爾卦謂彖辭繫謂爻辭故曰彖者言乎象爻者言乎變又曰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凡此皆互見其義或以彖對爻或以卦對辭曰卦曰彖云者皆指乎卦辭也曰爻曰辭云者皆指夫爻辭也簡言之則曰彖曰象曰爻曰辭詳言之則卦曰彖辭爻曰繫辭截然有不可紊者不然卦辭既曰彖矣安得復以繫辭名之說卦凡以卦與辭二文相對韓康伯蘇文忠皆曰辭爻辭也楊元素侍讀

亦謂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繫辭焉所以告也益指周公之所爲爻辭以說卦本旨及韓蘇龔楊之言參之謂繫辭非專指爻辭可不可耶雖然謂爻辭爲繫辭謂小象爲繫辭傳則今所謂上下繫者復何名哉或曰二繫皆謂之說卦與今說卦通爲三篇諸儒皆以繫辭傳爲小象而上下繫之名無所歸故取說卦前二篇名之其實本說卦也歐陽公謂今繫辭之文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

謂之繫辭葉少藴左丞亦曰太史公引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爲易大傳則漢諸儒固未嘗以今兩篇為繫辭斯其爲說卦也審矣太史公以兩篇為大傳者葢十翼皆謂之易傳而漢之易師楊何之屬又著易書行於世太史公受易於楊何謂說卦之文爲大傳者以別楊何之徒所謂傳耳今詩序一名詩大傳亦以別毛公故訓傳闕也鄭東卿論說卦出漢宣時而漢宣之前儒者亦多引援豈秦火之後易家

秘此而不輕傳也按太史公周行天下多見先秦古書此三篇之文雖未獻於孝宣之時固已先衆人而見之矣世家不云乎孔子晚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此其證也先儒以為序之繫之說之文之於義未允此謂序易及彖傳象傳繫傳文言說卦也或者又謂聖人之書不當捨經傳傳案易音義云經者常也法也傳以傳述為義經之為經以其可為萬世之常法傳作述前人之作如是而已非必尊經而卑傳十

翼之文述而不作其體傳也其言經也豈害其為聖人之書乎況史稱孔子讀易而為之傳則傳也者夫子所自名非後人名之也夫如此謂十翼彖象繫辭爲彖傳象傳繫辭傳復何疑哉以易考之☰伏羲之卦也元亨利貞者文王之彖也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以下此夫子所述彖之傳也內卦☰外卦☰者伏羲卦中貞悔之象也曰乾下乾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者孔子所述象之傳也一者文王

於卦外所演變爻之畫也潛龍勿用者周公繫爻之辭也曰初九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者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文王所演覆卦之畫也曰見羣龍无首吉者周公之繫辭也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者孔子所述繫辭之傳也象述伏羲彖述文王繫辭述周公而象在彖後者穎達謂當繇彖詳而象畧疑不専為是孔子所述其肯先文王乎又十翼之次先儒所論亦有多家穎達獨取鄭氏之說云上彖下彖上象下

彖上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其說謂經分上下則彖象亦當隨經而分不知經爲上下篇直以古者竹簡重大故爾若謂彖象當隨經而分序卦何以不分耶胡秘監且以彖大象小象上繫下繫乾文言坤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為十篇胡安定易之曰上彖一下彖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上繫六下繫七說卦八序卦九雜卦十文言既不當離而為二至以二繫居文言之後說卦之前亦恐其非序矣仁傑謂十翼

彖傳也彖傳也繫辭上下傳也文言也說卦上中下也序卦也雜卦也並上下經是爲十二篇上經下經之日本之費直孟喜繫辭上傳繫辭下傳之文本之王肅彖彖繫辭文言之次本之藝文志而說卦之爲三篇則河内女子所得之數也其篇第在古如此而費鄭以來汩之嗚呼維天未喪斯文故厄於秦而獨不廢奈何後世猶疑其非全書其失在傳注之家以傳參雜於經而然也今以彖辭歸之卦下以繫辭歸

之文下以上下體歸之彖傳以卦名及初上九六二用之文歸之繫辭傳以上下經仍為兩篇傳為十篇然後古十二篇之易復得其全矣夫易之為書其蘊奥微妙非深造自得者未易言也仁傑未得其門户獨次其舊文而欲復之紹興辛巳之冬書始萌芽博考深求又二十八年而後定古經之失復之之難如是哉是以君子重變古也

朱子曰吳斗南古易既畫全卦繫以彖辭再畫本卦

分六爻而繫以爻辭似涉重複又彖傳釋彖辭象傳釋爻辭繫辭傳則通釋卦爻之辭故統名之曰繫辭傳恐不可改繫辭傳為說卦葢說卦之體乃分別八卦方位與其象類故得以說卦名之繫辭傳兩篇釋卦爻之義例辭意為多恐不得謂之說卦也

吳元壽跋曰古易六十四卦象而不名卦皆有辭又大書其爻而繫辭焉惟乾坤覆卦之彖餘則否彖象繫辭各有傳合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篇古易大

畧益如此後世儒者便文求義乃取彖彖繫傳文言之文雜入爲經凡繫辭之文與夫象之覆者皆畧之三聖遺書殆失其本真矣天佑斯文全書仍在學者猶獲見於千載之上如是爲經如是爲傳益以見古聖人作述之本旨吁何幸歟

陳振孫曰仁傑所錄以文爲繫辭今之繫辭爲說卦其言十翼爲彖傳象傳繫辭傳上下說卦上中下文言序卦雜卦并上下經爲十二篇按漢世傳易者施

孟梁丘京費費最晚出不得立於學官其學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解上下經自劉向校中古文易經諸家或脫无咎悔亡惟費氏與古文同東京名儒馬鄭皆傳之其後諸家皆廢而費學孫行以至於今其合彖象文言於經葢自康成輔嗣以來展轉相傳學者遂不識古文本經甚至於今世考官命題或連彖象文辭為一對大義者志得而已往往穿鑿傅會而經旨破碎極矣凡此諸家所録雖頗有同異大較經

自爲經傳自為傳而於傳之中彖象文言亦各不相混稍復古文之舊均有益於學者宜並存之又有九江周燔所次附見吳氏書篇末今古文參用視諸本爲無據云

王應麟曰元豐五年汲郡吕大防始定周易古經分上經下經上彖下彖上象下象繫辭上下各二篇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各一篇凡十二篇靖國中嵩山晁說之亦注古文易并十二為八以卦爻彖象文言繫

辭說卦序卦各為一篇睢陽王氏東萊吕氏亦各定為十二篇其後九江周燔又自攷定次序與諸家之說不類故言古易者為五家吳仁傑集為一卷仁傑亦分為十二篇

董真卿曰仁傑字斗南平江崑山人周易圖說三卷集古易一卷

吕氏祖謙古易

宋志一卷　通考十二卷

存

祖謙自序曰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真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玄皆為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列王弼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巋然獨存豈非天哉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

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於其舊而其刋補離合之際覽者或以為未安祖謙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定為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為斷其說具於音訓云

朱子跋曰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熹嘗以為易經本為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

略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為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為一事而易之為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之故若是者熹益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為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或有所遺脫莘叟益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歿是則固宜然亦未敢輙補也爲之別見於篇後云

陳振孫曰著作郎東莱吕祖謙伯恭隆興癸未鎮廳
甲科宏詞亦入等仕未達得末疾奉祠所定古易篇
次與呂微仲同音訓則其門人王莘叟筆受晦庵刻
之臨漳會稽蓋以程氏是正文字及晁氏說所著本
義據此本也繫辭精義集程氏諸家之說以程傳不
及繫辭故也館閣書目以為託伯恭之名
黄震曰東莱先生易說諸卦皆備然特出於門人集
録非先生親筆亦見有義未瑩處如天在山中大畜

云山安能畜天以方寸能留藏八荒則亦有此理愚恐經文只是山中見天耳非必包天於山如洞天之云也如大過獨立不懼云常人數百年所不見必大驚駭無一人以我為是非大力量何以當之愚恐經文只說自守之堅耳若人大驚駭而我獨不懼王金陵執拗可鑒也如君子以虛受人云聖人無邪無正皆受之語亦微過於寛邪正恐難兼受

董真卿曰呂氏古易十二篇一卷上經第一下經第

二彖上傳第一彖下傳第二象上傳第三象下傳第四繫辭上傳第五繫辭下傳第六文言傳第七說卦傳第八序卦傳第九雜卦傳第十

胡一桂曰伯恭與徽仲篇次一同而徽仲自一至十二之序小異爾又吳氏所載費氏易已自不能不小有變動而東萊謂費氏經真孔氏遺書豈吳氏考之猶未的歟

東萊易說

二卷

存

王應麟曰上天下澤履此易之言禮也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也吕成公之說本於漢書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先王觀象爰制禮樂

徐乾學曰東萊易說非有成書乃先生平時講說所及而門人記録之者

古易音訓

宋志二卷

存

朱鑑跋曰先公著述經傳悉加音訓而於易獨否者以有東萊先生此書也鑑既刊啓蒙本義念音訓不可闕因取寶婺臨漳鄂渚本親正訛誤六十餘字而併刊之如豫文之簪晁作戠婺漳鄂本作戠損彖之窒晁作脊婺本作脊漳作脊鄂作脊則有未詳者然非有害於文義已足為善本矣至於嵩山古易跋語先公嘗折衷鼂呂之說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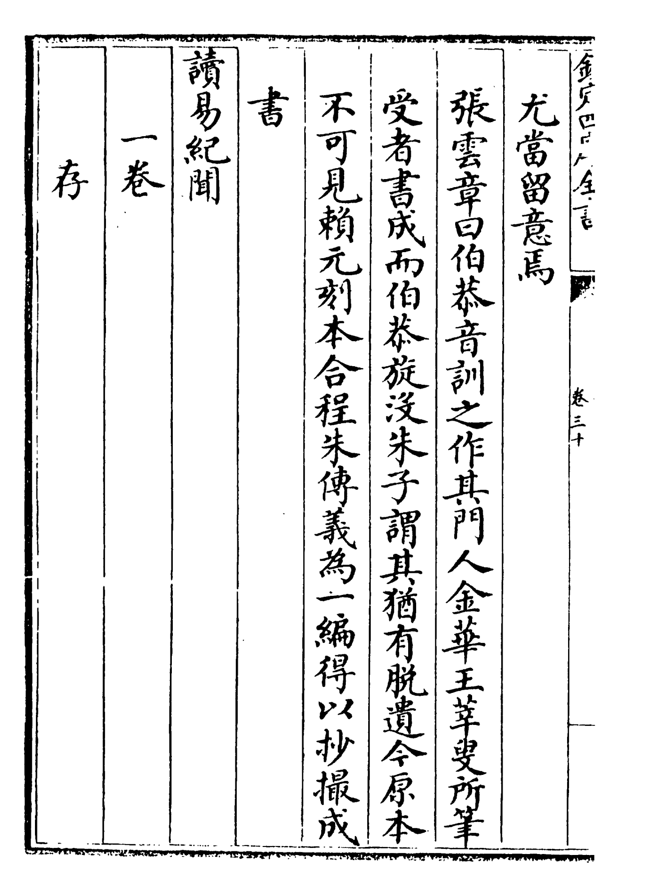
其後令三本所載不同而文集中乃有晚歲書誨鄂教滕珙以改換最後兩版者其為後出無疑云

王柏曰予暇日校正音訓而有未能釋然於可疑者久之方悟成公之謹於闕疑也善於復古也所謂古文者今亡矣昔劉向嘗以中古文易校施讎孟喜梁丘賀三家多有脫落獨費氏經與古文同鄭康成王輔嗣固皆出於費氏今之易即古文易也今易之字即非古文之字也況籀篆既更隸正益巽轉相傳寫

之訛豈能盡合於古哉晁氏既不見古文易今所按古文不知其何所據也姑以古文異同者言之今之若古之嵗字也以爲當從古也凡經傳皆書此嵗宜也自乾以下既更此若獨於離卦出此二嵗豈不可疑乎趾之爲止誠古也或加足或去之亦豈有二義哉拯之爲承亦古也而又不一於承何也要之爲取鮮之爲尠未嘗盡出於一如亨享佑祐之類尚多有之若喪之與𠷎非有大異特筆法互有得失耳成公

豈不能訂其是而歸於一乎闕疑存古之道不當若是此戍公所以一循其舊也其大不得已者天一地十章移在天數五之上此則存程子張子之言有不容不移者今戍公於字音因晁氏之舊而增廣之異同之間不敢輕加一字謹之重之如此之至也乃於千載傳襲不疑之書鋭然撥亂而反之正則其不可不復古也審矣晁氏先於復古者也戍公豈苟從者志偶同也至於訂古有未盡善者則戍公亦不得而

盡從也曰古字曰今字曰籀字曰篆字曰隸字分别若甚精訂定若甚確徐而考之蓋亦未能盡合乎法也至以卦氣斷其字之是非有無此則不能不疑也抑嘗思之不有音訓類其同異則不知諸儒之得失不見諸儒之異同得失則不知伊洛以來傳義之精也音訓之有益於後學如此知其所以異而能察其所當同而後可以謂之善觀今大綱領既正音訓甫畢而成公夢奠精神全在卷第之下分行註中讀者



尤當留意焉

張雲章曰伯恭音訓之作其門人金華王莘叟所筆受者書成而伯恭旋沒朱子謂其猶有脫遺今原本不可見賴元刻本合程朱傳義為一編得以抄撮成書

讀易紀聞

一卷

存

按是編附載集中始乾卦至比卦

經義考卷三十